

女飛行員傣麗的傳奇故事

文/澤霖

傣麗有一個非常響亮的中文名字：莫傣麗。她身材高挑，大眼睛，一頭偏栗色的秀髮。

傣麗是美國人，生於美國首都華盛頓。她父系的先祖來自英國的威爾士，到她已經是第五代人了。傣麗的母親來自韓國。當年，傣麗的父親作為聯合國的通訊專家，於二戰後去了韓國。在當時韓國總統的一個晚宴上，他結識了傣麗的母親。

傣麗記得她三歲那年，她爸爸扶著她的手臂走路，忽然她被桌子上一個玻璃櫃子吸引住了，兩手向櫃子方向伸去，嘴裏還嘟囔著甚麼。爸爸覺得很奇怪，就打開櫃門，看她要抓甚麼。等到父女倆靠近櫃子，小傣麗更興奮了，伸出手去就抓住了一個木製的觀音雕像。那玻璃櫃是媽媽的百寶箱，有亞洲的珍珠花瓶，象牙雕的中國小人，英國的彩色茶具，但她就是喜歡要這個觀音像。

孩童時代的傣麗，學著鋼琴、芭蕾、和大提琴。但她一直體弱多病，躺在床上的時候，這個美國小女孩手裏握著這個來自東方小小的觀音像，就給她帶來了安慰和一種祥和的感覺。多少年後，當傣麗得到一本來自東方的奇書——《轉法輪》時，她又找到了同樣的感覺，這是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，是一種心靈上的共振。

五歲那年，爸爸帶她去空軍基地玩，看著湛藍的天空，她說想當飛行員。高中時，爸爸帶她去坐飛機上天，她就完完全全喜歡上了飛機騰空而起的那種感覺，那種起飛、升空、自由自在的感覺。傣麗說，在天上時，地上的一切，塵世的一切，都突然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

上大學的時候，她的專業是人文、工商管理和市場營銷，但她同時上著飛行學校，拿到了私人飛行執照和商業飛行執照。她曾經參加過全美國50個女飛行員橫跨美洲大陸的飛行，從太陽升起到底落，五天之內從加州飛到了賓州。現在傣麗是一所飛行學校的運營部經理。傣麗的先生湯姆也是飛行員。

十四年前，傣麗得了一種奇怪的病，叫做LYME病。這種疾病在今天的美國，仍是無法治癒。傣麗的病是晚期的，還可能傳給孩子。當時，她的每塊骨頭、每根肌肉纖維都疼痛著，心跳脈搏非常微弱，半個身體沒有知覺，全身沒有一點力氣。只能用抗生素來維



傣麗女士

持，延長她生命的時間，如此而已。她自己也知道她必須尋找其它的辦法，比如中醫、針灸或其它療法。

這些非傳統療法幫助她生存下來了，可同時她也意識到，這些

都只能治表。她開始學習佛教經典，跟她的針灸師學習藏傳大乘佛教，還拜見過兩個西藏喇嘛，她覺得比從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中獲取了更多的東西。一次她在學習印度經典時，談到在最開始的時候，宇宙洪荒中別無其它，只有最原始的智慧。她跟自己說，我就是要去理解這種最原始、最純正的智慧。

1999年2月，也就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之前，傣麗的一個中國朋友告訴她，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一項活動中有一個展臺，介紹來自中國的一種氣功，這個功法有一套練功動作，還有一套理論。這個朋友給她帶來了《轉法輪》這本書。

1999年4月，傣麗開始修煉法輪功。讀完《轉法輪》第一頁，她抬起頭，仰望著天花板，對老師說了聲，「謝謝您。」給她送書的中國朋友打電話過來，「你覺得這本

書怎麼樣？」傣麗回答說：「你知道這本書是幹甚麼的嗎？」朋友默然。傣麗說：「他終於來了！」

也就在她修煉後不久，她的那些LYME病的症狀，竟無形之中，不見了蹤影。

每當傣麗走在費城中國城亞奇街上的時候，她真心的想跟黑眼睛、黃皮膚的中國人說幾句話。她想說，法輪大法真是好啊，千萬別讓江氏的謊言蒙住你的雙眼。

2004年4月25日，春意盎然的一天，傣麗沒有去開著她心愛的水上飛機，從寧靜的水面飄然而起，翱翔天空。她盤腿坐在費城市中心自由鐘前的大草坪上。用她的心在呼籲人們施以援手，為那些遠在中國和她有著同樣信仰，黑眼睛、黃皮膚的被迫害的中國法輪功學員施以援手。因為五年前，從這天開始，一場亘古未有的不公降臨到了一群修煉「真、善、忍」的人們的頭上。◇

教書育人三兩事

我叫周清，男，34歲，是湖北省荊門市京山縣第一高級中學物理教師，因修煉法輪功受迫害，現已被迫流離失所在外。在我的修煉中有一些感人的小故事，分享給大家。

一個「請」字

一次學校要我臨時帶高三班的課。上午第四節是我的物理課，我提前就等在教室外。第三節是語文老師的作文課，因有許多學生沒交作文，語文老師正在生氣，沒聽到下課鈴，直到上課鈴響時，又講了幾分鐘才下課。

學生蜂擁而出，突然看到了我，馬上來個急剎車，並立即向回退。我趕緊走進教室說：「休息五分鐘，抓緊時間，但不要影響其他班上課。」

等我開始講課後，還是有三名學生推開教室門叫「報告」，我隨口說了一句「請進」就繼續講課。可他們始終不進來。我彎下身問坐在講臺邊上的一名學生：「他們為甚麼不進來？」學生忍著笑解釋說：「語文老師剛發了一頓脾氣，您又說個『請』進，他們怕您是在譏諷他們，所以不敢進來。」全班學生都笑了起來，我趕緊說：

「那我就不『請』了，你們自己進來吧！」三名學生終於放心的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座位上。

第三天，我剛進辦公室，語文老師就問：「周老師，你用的甚麼法子，這麼快就贏得了學生的好感？」問得我茫然的說：「沒有啊？您聽誰說的？」語文老師說：

「學生在作文中寫的，說『周老師好親切好親切』。這裏我突然明白了師父說的一句話，修煉人講『無求而自得』。」

意料之外的掌聲

有一次我接手一個班的課才不到一個月，離期中考試也不到一個月了。一天晚自習小測驗時，我無意中發現他們抄襲非常厲害，幾乎是全班參與。當時我非常失望（因我以前帶的學生很少有抄襲的，小測驗時我幾乎不監考）。

我記得師父說過：「一個人要是完全為了別人好，而沒有一絲自己的目地和認識，講出的話會使對方落淚的。」（《清醒》）於是，我專門抽出了一節課的時間，向學生講抄襲的危害，從農村的經濟狀況、城市工人的艱辛、幹部父母的無奈，講到我們應該對社會承擔的責任，等等，講了整整一節課，過程中我看到有的學生低下了頭，有的趴在桌子上止不住的抽泣起來，有的眼圈通紅。我的心情也很沉重，覺得自己講得太嚴肅了，沒有充份考慮學生的承受能力。

下課鈴聲剛響，我沉重的說：「希望你們能聽進去，這樣我這節課就沒有白白浪費。」側身準備出教室。就在這時，我意外的聽到了掌聲，先是幾個人，然後越來越多，很快的，大家好像回過神來了一樣，全班都鼓起掌來，充滿整個教室。我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眼淚，趕緊快步走出了教室……



通往希望之路在您的脚下

代課

有個同事生病住院了，老師們都去看望，但都忘記了另外一件事：幫忙上課。而且，學校領導也忘了。我發現這個問題後，默默的幫助把課上了。

後來，有關領導找我問起代課節數。因為這位教師少上了課，要扣除相應的錢，而我則要得相應錢的1.5倍。我說，同事之間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。同事生病了，本來就痛苦，還扣別人的錢，不太好。而我也不會計較這些。而且我也確實不記得我到底代了幾節課。

幾天後，領導給了我一封信。原來領導找到別的老師核實了我的代課情況，如實算了代課費，還另外獎了我80元。我告訴領導：我們煉功人本來就是要為別人著想的，不會在幫助別人時還想得到回報。若是反而多得了報酬，則完全違背了我的初衷。

領導說：我知道你們不求名利，但這件事本身的意義並不在這裏，我們學校太需要這種精神了。這80元錢也不是獎給你個人的，而是為了鼓勵這種精神。幾天後，學校通報了這件事，最後寫道：「不求名利，令人嘆服。」

文/周清